



除草记

■何文胜

杂草是种菜人最大的敌人,跟杂草的斗争几乎就是种菜人“毕生的事业”。

老吴雄心勃勃的种菜大计就是被杂草丛生毁了。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杂草可以用来做肥料。想来也是不错的。但他并不是将扯出来的草放到沷眼里沷肥,或者聚在一堆烧成草木灰,而是直接掩埋,寄望于它们自然腐化成肥料。其结果就是,草还没有全化成肥料,就稀稀落落地“复活”,与新生杂草一道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让娇嫩的蔬菜们没有了生路。这就令他内心大受打击。现在,他已彻底放下了做一个新“菜农”的执念,选择过“冬天海南,夏天南岳”这般时髦的“候鸟”生活去了。

我们没有贪多求全,而是选择挨近水塘的几块地,精选了几个品种。这样就既不容易累着,也有收获,有成就感。比如,早一向看上去就特别赏心悦目、吃起来新鲜可口的生菜,就是我们的最爱——择好洗净,放在烧开的泉水里烫熟,加入一点香油和生抽,就是一道好菜。当然,还有小白菜、菠菜等。生菜籽撒下去,不久就会发芽,然后密密层层的长上来,那茂密而葱茏的模样就十分可爱,这时,就要及时分茖。因为生菜本身长得矮小,除草就尤为重要。我先给它们拍照,以便于前后对比,看看劳动成果。

菜地里常见的杂草种类不少,四叶酢浆草是最叫人头痛的。它每一片翠绿的叶子分成四瓣,茎特别细小羸弱,开淡紫红色的小花,长得毫不起眼,却是菜土里极厉害的“反派”,一般情况下,还是种菜人嫌弃的对象。

“它的根须上有一大把的籽,一旦有一颗长在哪块土里,不要多久,就会发到整块土,最后,你只会看见它,而根本看不见菜,一旦成了势,就很难拔干净。”二舅一边一本正经地给我“上课”,一边从地里扯出一茖,在我面前晃了晃。确实,那根上结满乳白色的小苞,而这就是它繁殖的秘诀。

我不由得感慨,于人无益的野草总是生命力特强,而于人有益的瓜果蔬菜就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去栽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法则?

田中劳作是一个慢性子的事,既不能逞能,也不得心急火燎。拔草的时候,我选择下蹲,为的是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分配,然后分区域一小片一小片地拔,不想有多快,就是要达到“寸草不剩”的目标。或者索性翘着屁股,左右手轮流撑地一根根的拔,这要周边没人才敢,否则又要惹人笑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时间稍久就腰酸背痛。

还有一个特别令人纠结的事,就是我从内心里讨厌一切黏黏糊糊的软体动物,比如,“鼻涕虫”就是其中之一。在菜地里是经常碰到的,明知它们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毒性”,还是生怕下手扯草的时候,一把握住一条“鼻涕虫”。带着这种“阴影”,就很影响“工作效率”。其它,比如蚯蚓,倒谈不上怕,就是不希望亲手接触到它。这对于喜欢将之用于钓鱼的人来说,属于小儿科吧,但是我是从小对之极为抗拒的。还有蜗牛,原因与之类似。更甚者就数蚂蟥了,它兼具不受待见的外观和凶残吸血的特性,更是我下田下塘之时特别恐惧的假想敌。幸好它更多的是在水塘水田里,而不是在菜地里。

当然,对我而言,对于软体动物的终极恐惧,还是来自于蛇类。这边惯常所见的,就是“菜花蛇”,从这名字就可以想到它的生存地点了。它无毒,但咬人。不过,大白天的,人又经常活动的菜地,现在是很难看见蛇类了,因为它们也是怕人的。说起来,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相爱相杀,与其如此,不如各安其所,各得其所更好。

去年搭建的丝瓜棚还在。当初歪歪斜斜的,逗人笑话。但是,拜它所赐,也能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鲜丝瓜。这次,我把缠绕其上的枯藤逐一清理,又剥了几根合适的树枝,找来各种扎丝给它好好整理加固,这个升级得到了大伙的好评。好歹也是一个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农夫了,总要有所进步吧。话又说回来,谁又不是在劳动中学习、总结和提高的呢?

施了点农家肥,摘了一些辣椒回家。红了的辣椒,不摘就会烂掉,那感觉特别可惜。辛辛苦苦种下的东西,最好的结局就是吃掉,而不是让它们烂在地里、扔在路边。

无心栽瓜

■刘文艳

众多颜色中,我一直单恋绿色。它鲜妍,还有生气。居住过的房子里,我常会在窗台营造一丝绿意。今秋的这抹绿,与一根悄悄破土的瓜苗有关。

入伏后,炎日灼心。对于看花人,更担心窗台的那些花。它们看似坚强挺立,却难以经受高温炙烤,常在傍晚时分耷下了头。这持续的现象不免引起我的重视,于是想方设法让它们续命。

在小红书无意中看到果皮发酵浇花能补给植物营养。初尝贺家乡餍甜的西、香瓜后,便连皮和籽放进小桶,配比发酵好,咕咚咕咚倒进了花盆。

约莫过了十多天,新栽的两盆欧洲月季没能安然渡过难关。另一盆年事已高的老月季,不至于蔫,叶儿也渐渐失了魂。就在我无奈叹息、无声抱怨气温逐年升高之时,老月季盆的四周突然冒出五六根嫩芽。

这些芽儿的出现,很快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起初我是没能猜出这些芽儿的名称。虽则自小见过母亲栽种各类秧苗,如今辨识刚长出的还是有些难度。只觉那细嫩的两瓣椭圆状叶片似西瓜香瓜苗,又像丝瓜、冬瓜苗。忆起瓜皮浇肥,我很快将种类锁定在西、香瓜之间。

之后的一两周,嫩芽生长迅速,细嫩的根茎大约有了两厘米高。望着长势可人的瓜苗,我开始心生烦恼,任由这些小家伙疯长,我的经年好友迟早会因营养缺失而枯死,届时岂不因小失大!思忖片刻,我果断将它们一一拔出。到最后一株,不禁眯了眯手,何必赶尽杀绝,不如留下这株任其自生,一探究竟。

不知月季盆土有何魅力,又过了两周,气温持续升高,瓜苗出藤,叶片也日渐繁盛,弯弯曲曲的藤蔓上横生出许多细小根须。这些根须很能审时度势,总借着防盗窗的空隙往外生长。望着瓜苗急不可耐汲取阳光的架势,顷刻间我又多了另一种担忧,万一结果,瓜藤将无法承重而向下沉落,那时连瓜带藤都小命不保了。想到这,我一根根找出缠绕在钢管的根须,再逆时针方向将其来回解开,后顺着窗台内侧的平面网格摆放,瓜蔓就自然生长在在了钢网里。

自从瓜蔓按着人为路径稳步生长,我对这株外来物种也是渐生欢喜,闲来无事,总会去到窗台瞅瞅这清新的绿。

一日清晨,朝霞密布,碧绿的藤蔓上一夜间绽出了无数淡黄色小花,有的圆圆的,有的形似五角星,它们精神矍铄地向着阳光充足处,寂静的窗台瞬时活跃了几分。

不两日,在自然风力作用下,嫩绿的花托日渐膨胀,花骨朵下裸露出许多毛茸茸的椭圆形小球。定睛一看:“哇,是西瓜!”在知道了藤蔓的真实身份后,我内心高兴万分,花盆里长出西瓜,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巨大的西瓜给生活带来了期待,但这期待很快又落了空。西瓜挑土,还喜水,那小花盆哪能满足一整根的瓜腿绵绵?每日清晨不断涌现的小西瓜,到了黄昏时刻,两个,三个……都渐渐无力倒下。这样重复了好些天,我开始泄气了,侍弄来去,太不争气了,索性放任不管。

台风杜苏芮来临那晚,窗外起了狂风暴雨,我去闺窗,透过客厅灯光,隐约看见窗户对面的瓜藤上挂着一个鸡蛋大的西瓜。我惊讶了,这瓜非同一般呀!望着眼前这个摇晃着沾满泪痕的生命,我陷入了沉思。

后来的每日,我总怀着惊奇的心态来观望。它从拳头大,长至碗口粗,再到现在以千克计算,西瓜的纹路越见清晰。

惊诧于狭小严峻环境下踔厉奋发的小西瓜,我心上有了做记的念头。就在提笔写文前,我又去窗台瞅了瞅,和前几日比,大小似乎变化不大。再轻轻敲了敲,西瓜嘭嘭作响。这熟悉的敲瓜声,仿佛唤醒了时光里的记忆。

童年的夏天,湾里的孩子都渴望日日能吃上一个井里泡过的冰西瓜,家底稍优渥点的孩子,吃瓜心愿不为难事。母亲苛刻,我们吃瓜必得等到六日一次的赶集日。到当天,母亲会在瓜贩的货车上精挑细选,再一个个悉数敲打,而后选择音调最浑浊的,我们就能品尝到一个上等的好瓜。年少哪知满足,我机敏地建议:“怎么不自己种瓜呢?这样每天都有的吃!”

母亲笑笑:“许多事不是想做就能做成的。譬如种瓜,我们后山是黄泥巴土,前山是沙土,前山西瓜多又甜,后山黄泥土种瓜病虫害多,味道也不佳。”

童年印象里,菜地从未见过西瓜。与此同时,正是那些细微的生活体验,青春岁月里的思想多是墨守成规,不合常理或不切实际之事,往往想都不想。

工作后,里外活动接连不断,就在被施压和尽全力的实践过程里,我终于发现,禁锢是可以打破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突破的勇气。这经历正如窗台上的小西瓜,绝处逢生,再经风历雨,最终创造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

绿是希望,学做窗台的这棵绿植,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寻着希望向上,寻着阳光成长。

游韶山

■谷彦平

驱车直向伟人乡,农舍几间浩气藏。水满荷塘呈碧叶,谷铺田畈闪金光。红红炉火亲情厚,黝黝书台翰墨香。十七年华居宝地,阳光雨露未曾忘。

词两首

——水果之乡永和印象

■刘 伟

醉花阴

绿枝红黄香且俏,休负饕餮了。晴爽好邀朋,无限秋光,犹自悬江钓。

寿桃脆枣羞羞笑,翡翠撩人恼。且莫溯尊前,蟠果销魂,比翼长生鸟。

行香子

梦里渔乡,画里村庄。正秋来,百果飘香。藤爬枝压,收尽秋光。有桃儿脆,葡萄紫,柚子黄。

江上帆梭,洲戏鸳鸯。影天清,水复山苍。渔樵唱晚,龙隐烟浪。看衡山窑,大源渡,老粮仓。

山村的秋

■邓潇泓

入秋以来,曦和不辞辛劳,几乎每天驾车驰骋于浩渺的天空。

高温,闷热,干旱,尘埃,织成了一幅厚重的大布紧紧裹着湘南大地。

就连一向雾气多、露水重的大山深处的村庄也屈服于秋老虎的淫威。田间地头的庄稼整天卷着叶儿,病恹恹的;山上道旁的草木们苦着脸,蔫头耷脑的;人们忍受着酷热带来的郁闷与烦躁,企盼着秋风、秋雨的来临。

终于,有一天中午时分,忽然,乌云涌聚,天色阴暗。接着,电光闪闪,天鼓咚咚。不久,秋雨在秋风的疾呼中急匆匆地泻落大地。

庄稼、青草、树木不停摇曳,它们尽兴地享受着在秋风中梳理和秋雨中沐浴的那独有的清爽与快感。

透过雨帘,山村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与幸福正从大地一步一步的生长开来。此时此刻,谁心里都甜蜜蜜的,脸上都笑盈盈的。

一会儿,雨点小了些,雨帘薄了,风也轻了。

秋雨洒进翠竹林,虽无夏雨打芭蕉的高亢、激越,但更有自己的温柔、悠扬;金风荡入翠竹林,虽无暴风撼树的狂舞怒吼,但更有自己的轻飏、浅唱。

这雨来得真妙!它洗涤空气中的尘粒,湿润着大地,使其清新而有生机。

这雨来得真及时!它使久旱的农作物绝地逢生,让山村的父老乡亲看到了秋与冬的希望。

面对这风、这雨,有人曾经叹道:秋风秋雨愁煞人。可是,我却觉得,眼前这秋风、秋雨,一扫往年的萧瑟与凄愁,充满了热烈、清爽和欢悦。

傍晚,雨停了,云开了,夕阳出来了,风仍在轻拂。

山村在夕阳的映照下,万物都显得洁净而极具诗情画意。

